



王铎雕像

他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——王铎，河南孟津籍（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）字觉斯，有“神笔王铎”之誉。明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进士，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、少詹事。南明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，任东阁大学士、次辅之职；同年入清，授礼部尚书。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病逝，终年六十一岁。

神笔王铎： 以行草闻名的悲剧人物（上）

□王来

行草闻名 先后受命于明清4位皇帝

作为著名书法家，王铎以纵横捭阖、沉雄恣肆的行草书名闻朝野，而作为朝廷重臣，却在明清革鼎、江山易帜的时刻投降清军，做了贰臣。其后三四百年间，因其大节有亏，书法艺术被“屏蔽”。近三四十年，王铎先是在日本声誉鹊起，特别是日本书家“后王（王铎）胜前王（王羲之）”的评价，使国内重新正视、评价王铎，蒙尘数百年的王铎碑帖收获了众多热切、激动甚至疯狂的目光，一时间，王铎成了国内当红名家，评述其生平事功的文章铺天盖地，其众多墨迹也被集纳成册一版再版，一茬茬的书法爱家以临摹他的书体为时尚……

王铎31岁中进士入翰林院，其后30年的宦海人生，先后受命于明清两朝4位皇帝。跟颜真卿一样，他所在的晚明时期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，朝廷黑暗腐败，皇权交接频频，农民军烽烟四起，外敌侵犯好比阪上走丸，朝廷不得不一再割地求和……经历了严苛、完整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，且终身均在中央系统供职的王铎，他的第一身份，是朝廷重臣，第一要务，是治国平天下。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遇。他平日里做的都是抄抄写写的工作，还没有到影响国是的重要程度；他也曾经想过请兵戍边，但皇帝根本没有当一回事；即便官至南明次辅，与皇帝又有过命的私交，却还是没能组织一场

捍卫朝廷尊严的战斗……总之，无论在艺术史上是如何声名熠熠，在正史上，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。当然，正史上无法完全忽略他，因为他做了一件“遗臭万年”的糗事——以南明朝廷重臣的身份，偕众大臣跪迎清军进入都城……

王铎的悲剧，起源和根本，都在于这一次的“跪迎”。

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十月，清礼部左侍郎王铎策马经过煤山，朝着崇祯皇帝自缢的方向，投注以深深的一瞥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其时，红枫似血，满山空寂。这一瞥跨越千山万水，王铎的心中一定是风起云涌、百感交集。此时的他一定有悔意自心头升起，后悔当初没有追随先帝而去，如今却要以贰臣的身份，苟且偷生于这风雨如晦的时代。

四年前，清军入关后，势如破竹，攻城略地，兵临南京，弘光皇帝已经跑路，王铎作为身处南京的南明小朝廷大学士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是以身殉国，再就是辱身献城。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五月十五日，提前主动剃发表忠心的忻城伯赵之龙同王铎、钱谦益等文武大臣，在玄武门匍匐于地，跪迎清军。其时风雨大作，清军久不至，降臣全身湿透，狼狈不堪，居然无一人敢起立避雨。

所谓“臣服”，这就是了。

苟且偷生 “传世名臣”梦想破灭

清军终于到了，在豫亲王多铎轻蔑的眼神中，落汤鸡似的明朝众大臣无一不如罪臣般低眉垂首、瑟瑟发抖，恭候新主子赐令“众卿平身”。

这就是大明王朝在政治舞台上最后的亮相，这就是在血泊和尸骨之上的笙箫静默、白旗飘飘。

人们渴望看到一双清凉的眸子，能够承接住多铎那轻蔑的眼光，渴望看到王朝之间的秋波对接不要那么不平等，渴望看到军事与政治之间的权力嬗变不要这样不平等，渴望看到王铎挺立如松、不卑不亢、正视对方、不惧不慌——这才是文人的风骨。

笔者以为，当民族大义已然荡然无存的时候，文人的风骨，是他区别于政治同僚、独立于时代的最后尊严。可惜，人们没有看到王铎的目光。

16岁考秀才时，王铎洋洋洒洒宏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那时他有一双何其清亮的眼睛。三四十年以来，内忧外患，寇骑如虎，万里江山，俱为鱼肉，清亮的眼睛，黯淡了，浑浊了，胆怯了，沉沦了，他成功地将自己异化为自己的敌人和自己最鄙夷的人。

玄武城头的大雨，像一根又一根

鞭子，无声而响亮地抽打着王铎，又像一张遮天罩地的大网，捆绑、困囿着王铎，使他往后余生，无时无刻不感到心神不宁、呼吸困难……

这一跪，大明江山改旗易帜；这一跪，首都南京免遭屠城；这一跪，王铎苦心经营的“传世名臣”梦想彻底破灭，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数百年为人唾弃……

有人说，王铎应该慷慨赴死。死了，他就是民族英雄；不死，他就是汉奸、败类，他就欠大明王朝、甚至中华民族一条命。

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君自决天下，臣必须黄泉护驾。“臣不事二主”，所以，忠贞之臣必须得死。

但王铎竟然没有自裁。

死都不怕了，还怕活着吗？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辩护书——“是上剥下，下亦剥上也。操锏而自刎其躬也，不克以天下为心。故君择臣，臣亦择君，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，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？！”世人皆言我该死，殉节昏君岂弘义？王铎不服！

他活了下来。

临古狂人 相当数量是书写杜甫名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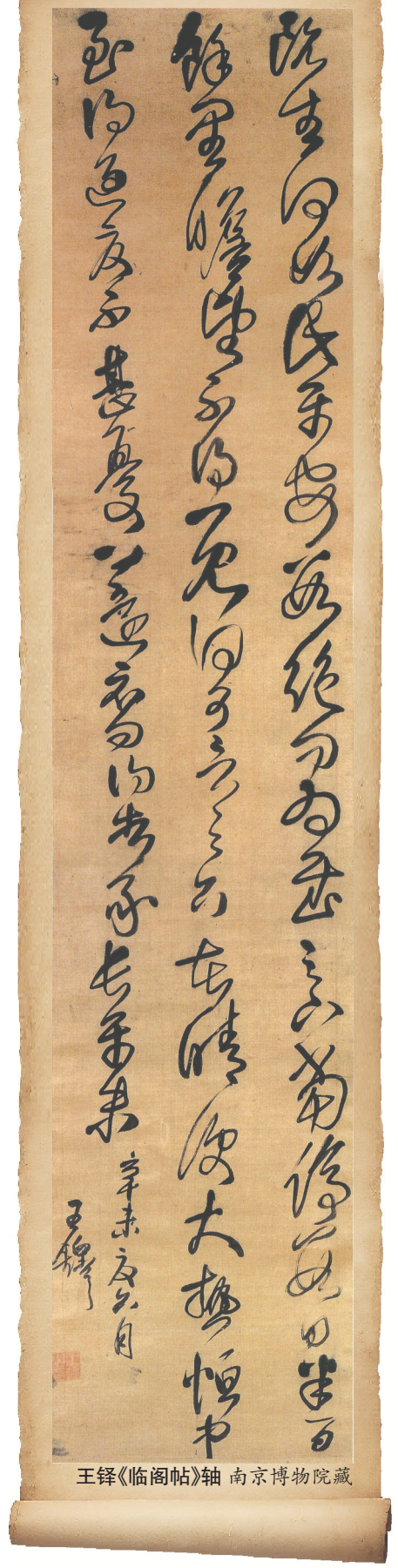
书法的一个很高的境界，是用自己的笔迹，写自己的心迹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字是自己写的，内容也是原创的。原创的内容倒未必一定是苦心孤诣的锦绣诗文，书法史上大量的名帖反而是短札、随感、备忘录等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可爱文本，如张旭的《肚痛贴》：“忽肚痛不可堪，不知是冷热所致，欲服大黄汤，冷热俱有益。如何为计，非临床。”

就连宗主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说穿了也是一篇即兴遣怀之作，原作中诸多的涂抹穿插，显示出主人怡然自洽的休闲状态，与正襟危坐憋大招大相径庭，偶然欲书状态下的性情书写浓缩了时态、世态、情态，彰显出书家真正的文化气象，这是最让人欢喜的事情。当然，书家临写古人的名帖，或者书写古人的名句名篇，也未必一定不能体现书家的个性和水平，历代大量的书法家都是这样写出来和传下来的。当代绝大部分书法走的就是这个路数，随便走进一个书展，唐诗宋词怕要占书写内容的十之五六——笔者认为，今人写古篇，时代精神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。

王铎似乎是个异端。一方面是临古狂人，其独创的“一日临帖，一日应请索”，与其说表达的是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，不如说彰显的是一种“永不离古”和“决不泥古”的创作姿态，另一方面，王铎在非临帖状态下创作的大量文本，并非古人诗文，而是自己原创的诗文、信札。王铎自幼饱读诗文，文思敏捷，出口成章，落笔为诗，一生中创作的诗歌，一说是3万余首，一说是2万余首，仅留存下来的就有近万首。如果我们以他16岁中秀才起开始计算，到他61岁去世为止，也就一万六七千天，也就是说，王铎作诗，平均每天一至两首！

对于古人而言，作诗固然不难，但长年坚持、日日不辍，非有强大的文化抱负不能为也。其实王铎本人对自己的文学水平非常自信，曾言自己“书不如画，画不如诗”，固然有夸饰自矜的意味，却也显示出“诸艺皆好，尤重诗歌”的价值诉求。书法自然是让王铎名满朝野的绝技，但书法乃基本技能，欧阳修认为“以学书为事业，用此终老而穷年者，是真可笑也”，就连同年黄道周也视之为“七八等技能”，王铎之所以要那样孜孜矻矻在诗文书法上下苦功夫，骨子里面他是想成为一代文豪，甚至想成为“当代文魁”。

王铎钟爱杜甫诗，诗风深受影响，沉郁苍凉，似大风歌。其实王铎与杜甫有太多的不一样，杜甫一生颠沛流离，饱经磨难，只做过很小的官员，而王铎一直供职于中央机关，始终为皇帝近臣，生活际遇可谓天渊之别。他有《始信》咏少陵：“始信杜陵叟，实悲丧乱频。恒逢西散卒，惊向北来人。老大心情异，衣冠禄秩新。浑瑊亦不见，泪尽诘青旻。”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，相当数量都在书写杜甫名诗。想来，忧国忧民的情怀，壮志难酬的郁闷，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幻灭感，应该是他们共同的心理江山和精神圭臬。王铎古文底子好，又勤奋，诗文也名重一时。同时代的多位名人赞誉有加，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评价道：王铎的诗“七言可以与杜甫同步，排律可以与‘大历十才子’相提并论”。户部主事马之骏评价：“嘉隆之后，王铎可谓诗道主盟，六义功臣以此生心，无害于政。”



王铎《临阁帖》轴 南京博物院藏